

## ■ 高考作文·大家写

## 老师、学生、评论员给出他们的作文答卷 你会打多少分？

每年的高考作文题,有人说好写,有人说难写。有人说材料太宏观,有人说材料太文艺。好写或者不好写,写写就知道了。

去年浙江电视台著名新闻评论员舒中胜给自己限定时间,30分钟写了篇高考作文。昨日,他又根据今年浙江高考语文卷的作文要求,提笔写了一篇题为《如果我成不了鲲鹏 请给我掌声鼓励》的作文。

此外,记者也邀请了两位读者,按照今年浙江高考语文卷的作文要求,各自写了一篇作文。

那么,读者朋友,您会给多少分呢?

A 如果我成不了鲲鹏  
请给我掌声鼓励

浙江电视台著名新闻评论员 舒中胜



三百六十行,行行出状元。这句话大家都会说,这句话也非常励志。但是说实话,这句话更像是一句安慰。如果徐枫灿不是那么出色,如果杨杰表现平平,如果之江实验室

智能超算中心团队的年轻人没有获得戈登贝尔奖,我们还会说行行出状元吗?或者说,如果我们不是他们,人们会夸赞我们说,年轻人,你真行吗?

我无意抬杠,我不是杠精。我想说的是,我们要聚焦状元,我们也不要忽视名落孙山者。我们要突出不平凡的青年,我们也要给那些虽然平凡但付出努力的青年点赞。徐枫灿是榜样,但并非人人皆可徐枫灿。杨杰获得了“浙江工匠”的称号,但并非人人能成为工匠。超算中心团队获得了大奖,但能获大奖的一定是凤毛麟角。

批改作文的老师,你好。请一定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浙江这几年成了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,浙江成了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,靠什么?天时地利人和,原因有很多,但人才强省、创新强省功不可没。一位名叫舒中胜的新闻评论员在电视节目中经常说一句话,人口往哪里去,哪里经济就有生机;年轻人往哪里去,哪里经济就有活力;人才往哪里去,哪里经济就有竞争力。看了今天的作文提示材料,我对经济发展与人才之间的关系,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是不是可以这么说,没有“鲲鹏行动”,没有“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”等人才工程,就没有浙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。

这几年,“躺平”一词很流行。不可否认,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部分年轻人的情绪。但是,躺平之外,更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奋斗在拼搏。高考前夕,我看了神舟十四号发射升空的直播。我注意到,除了接受采访的一些“长者”,电视画面里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年轻人。疫情反反复复,“大白”队伍里更多的是年轻人。更有那些“快递小哥”,他们成了2022年四五月间上海街头最了不起的人。正是他们,克服了种种障碍,给困顿中的人们提供了帮助。

作为青年,我立志要成为徐枫灿,成为杨杰,成为顶尖实验室里的一员。作为青年,我立志要成为鲲鹏,天空任我自由飞翔。

万一没有实现呢?万一我也是将来的一名“快递小哥”呢?我也不会后悔。因为我努力了,奋斗了,拼搏了。

万一没有实现呢?请你给我掌声鼓励。

## B 日新

复旦大学文学硕士、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、  
效实中学语文教师 潘瑶菁



2018年底,故乡又下大雪,我也厌倦了每日近乎程序化的走亲访友和大量进食,独自一人上了山。积雪顺着茶田和竹林起伏,有些竹子不堪重负,被雪压折在地,白鹇鸡就在这拱桥般的弧度里走过,在我眼角留下长长尾羽的余影。

我是在山顶的亭台遇到日新的。整座山静默着,隐约传来山脚村庄爆竹的鸣响,本以为这样痴的人就我一个,所以走上台阶,看到倚着栏杆竟然有个背影,吃了一惊。那人听到脚步声,转过身来——这是我们高中毕业后第一次重逢。

日新不怕冷似的,穿得很少,说他在学法语,准备去法国学电影。我在心底暗笑,他当年可是连学英语都吃力得很,但又忍不住敬佩起来:我们都已工作,在这样一个趋同的大环境里,做一个异类,需要的岂止是一点点勇气。他谈起缘由,说到本科时一门电影选修课给他的影响,和同学们一起拍的纪录片,对国内电影的不满意。他的话在冬日的严寒里变成一团又一团雾气,随着他对群山的遥望,散到极高极远处。

这些年来,偶尔在朋友圈看到日新的一些消息。他艰难地通过了法语考试,真的去了法国,做兼职以应付学费……他已知另一列火车转轨去了未知的站台,又因为疫情的缘故,同学间偶然聊起,远在山海那端的日新简直像一个虚构人物,或是轻飘的前尘旧梦。

两年前,日新终于趁疫情稍为平缓回国,径直去了北京。辗转听闻他租住在城郊,换了好几份工作,最难的时候,一日三餐皆是面包,还是趁便利店临过期时的买一送一。但是不间断的是他在豆瓣上的电影短评,时间大多是深夜或凌晨。我不禁想象着日新伏在台灯下,在那样寂静的夜里,像一只夜行动物,积攒力量,随时准备跃上屋脊。

去年年底,在千篇一律的新年祝福里,有一则日新的:“看过花朵和星空的延时摄影吧?如果我们用一台最为精细的延时摄影机对准自己,同样可以看到生物学的奇迹:新陈代谢,细胞更替,每一天的我们都是新的——新的知识,新的体验,新的向往。在这地球又环绕一圈的新一年里,继续追求意义。”

我陡然想到学生时代的一件旧事:一次作文是“我的名字”,日新在作文里写:他出生后,父亲郑重地请退休返乡的老教师取名,老教师说,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,新旧都是好东西,但对年轻人来说,新是更难的,也是更好的。日新在结尾里坦白:我其实不太明白。

在30岁的这最后一天里,日新大概想明白了。

今年春末,疫情再一次舒缓下来,整个世界像是叹了一口气。我去了久违的电影院,沉浸在一部纪录片中——它以最为妥帖的影像语言,记录下了疫情时代年轻人的梦想和失败。对于个体,对于时代,没有一种失败,是全无意义。到了片尾的演职员表,不少观众都已离席,我在起身时瞥到黑底画面上四个手写体的白字,编剧:日新。字体纯白,白得像当年白鹇鸡的尾羽,他在雪山之巅的话变成的雾气。

## C 锐意革新,与时偕行

镇海中学毕业生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 
与传播系大二学生 毛葭蔚



“开创则更定百度。尽涤旧习而气象维新:守成则安静无为,故纵胜废萎而百事隳坏。”古有康有为、梁启超高举维新之旗,办报纸、启民智,今有华为基于价值网

开放创新,用20年时间从做产品代理的小公司一举飞跃,与世界顶级电信巨头同台角逐。在时代浪潮里,创新的力量总是闪烁着璀璨的光芒。

卓别林曾如此赞美创新:“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,如果能够打破常规,完全自由进行创作,其成绩往往会是惊人的。”拉斐尔笔下的圣母既承袭了其师佩鲁吉诺抒情的风格,又褪尽过往清苦的形象,如同尘世母亲般洋溢着温情的人性,这一崇高柔美的形象成为人文主义顶峰处的礼赞。达达主义者同样以“新”为信仰,他们深信巴枯宁式的自由,致力于挑战一切旧的艺术形式。然而,达达运动最终陷于空虚和混乱,因为他们的革新更多是一种战后的应激,一种不成熟的对“旧”的拒绝。可见创新固然重要,但我们不应当“为新而新”,真正有价值的新是建设性的新,是有扬弃的新。

在《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》中,陈旭麓如是说:“历史的惰性寄生于多数人之中,只有多数人观念的改变才能战胜历史的惰性。”诚然,时间的磐轮难以被轻易撼动,面对历史的惰性,个体孤掌难鸣的创新如同蚍蜉撼树。我们需要正视的是,每一粒革新之种都需要落入时代的土壤,若土壤贫瘠,无论种子如何饱满都会丧失活力,遑论生长出参天之松。可以说,创新的实现不仅仅依赖个体拼搏,也依赖于政策环境的包容,体制机制的支持。革新,是一场全社会“多数人”共同参与的群体奋斗。

作为这一代的浙江青年,我们是幸运的。“鲲鹏行动”助推人才强省之梦,创新战略领航全省高质量发展,在丰沛磅礴的革新气象中,徐枫灿、杨杰等新时代浙江青年,在各行各业奋进开拓。这是革新的好时代,拥抱创新,亦亟须创新。在疫情影响下,国民经济要想顶住压力、稳健向前,实现“重挫后的强劲复苏”,离不开新领域、新行业带来的新生机、新力量。

“干在实处,走在前列、勇立潮头”,这是习总书记在“G20杭州峰会”中总结的浙江精神,也是吾辈青年自我勉励的人生信条。乘鲲鹏扶摇之风,立鸿鹄千里之志,锐意革新,与时偕行。

记者 李臻 林伟 整理